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五

國事門

賞功

附

軍賞

賞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者與濫皆不可○齊鷄開府衛鶴乘軒君子是以知
知名器之不可以不愛重周祿賞功漢侯論報君子是以知
人心之不可以不激勵蓋人君能操夫奔走鼓舞之權者以
其有是名器而已天下皆奮夫激昂慷慨之心者以慕吾爵
賞而已夫苟當予而不予不當予而予之則非惟人心之沮
而吾之名器亦褻矣大抵一爵之賜必有以念其勞一賞之
頒必有以酬其績此為國之常典也山川土田惟召虎當之

而無愧。臣聞一臣惟文侯受之而奚慊。人君之所以報臣子之功者幸而有此。是故不可以不予。恐有功者之無以報也。不可以輕予。恐無功者之得以倖也。愚故曰名器不可不以愛重者以此。彼何爲而賞。吾必慕其賞。彼何爲而祿。吾必慕其祿。此天下之常情也。魯有賞先登者何患其不進。衛青累封深入者何憂其不勸。人君所以勵臣子之心者非此不可。是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怨矣。無功而祿則有功者倦矣。愚故曰人心不可以不激勵者以此。

賞當其功尤難。帝王之功以人而立。古今之功以賞而勸。夫天下至大也。人才至衆也。人心至不齊也。自昔帝王建置國家。規恢疆宇。舉至大之天下。惟一人是命。合至衆之人才。

惟一人是用以至不齊之人心而惟一人是服臂指六合由身所使願氣四方隨心而運如霆震而蟄奮如飆回而塵清如雲興而澤沛是豈刑驅勢迫智縻術誘所可為哉亦惟曰有賞以勸之耳天下惟有慕心故莫不捐軀用命以集事天下惟無倖心故莫不殫智悉力以圖效是必有示信之道以孚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起其慕必有責實之政以當天下心而後可以絕其倖故曰立功非難賞功惟難賞功非難當其功為尤難

稽古偉議成周賞功之當○成周司勳之設掌賞地法以等其功分六功之名定六功之等有王國民事治戰之別則有動功庸勞力多之名今觀維師尚父功冠群公營丘之封兼

五侯地周公左右有大勲勞曲阜之封世祀禮樂申伯維翰
于藩于宣褒賞作庸定宅而土釐爾圭瓚其賞功之可考者
若此愚嘗因是而求之孟津之渡河朔之誓斷斷以功多有
厚賞為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又汲汲於大告武
成之後興王事業實此權輿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固已見於
司勲之詔而刑賞以馭威爵祿以馭富貴八柄詔王特謹於
大宰之職成周盛時無功則已有則未嘗不賞六典之設首
寓其謹重之意者蓋懼後世有不信不實之患故也

高光用賞之當○漢高懲刈印之失不愛金錢爵邑收拾豪
俊以取非已之天下光武再造亦如之大抵高祖豁達而賞
功之典亦寬光武明謹而賞功之意稍密高祖所將皆一世

之梟雄光武所御多一世之賢才雄傑終累於利祿而賢者克終其功名此其異也大要高光二君其明達皆足以照見物情其意氣皆足以鼓舞羣動其仁恕皆足以固結人心至公大義磊落軒豁去之千載猶可想見異時禁闥燕私之地樊噲周昌諸臣出入無間舉動少差及時諫正建武退朝之暇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或至夜分是安有一毫幽枉之不達者此傾仄擾攘之輩所以委而不去也不然義不足以服人心區區金錢爵邑果可以久羈天下英雄哉

法祖嘉猷藝祖賞當其功○藝祖皇帝電掃霆擊肇新區夏深懲前代之失在於禁衛之驕而藩鎮之重也故東征西伐雖不廢賞以爲激勸未嘗持賞以爲姑息所恃者英謀天斷

洪化神馳天門洞關則曰此如我心宴飲至醉則曰經夕必悔宮庭錫賚一金必惜若幾於固吝者至於分邊寄之將必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伸縮雖內府之藏惟專儲以易胡人之首嘗曰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賞亦無所惜此心此語聞者感奮貂裘有賜恤遠役也使相不與懼滿盈也一賚予而人被其春溫一裁節而人服其秋嚴往來閭閻無不在我故杯酒笑談易置方鎮郭進姚內斌諸將控扼西北二十年如一日此藝祖之所以御將也當時之兵則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豈若今日之兵養之如驕子而待之如市人哉

賞足以當人心○愚嘗歛衽肅容伏讀高宗聖訓有曰不惜

爵賞以旌戰功且爵祿以賞戰士此中興之初所以能鼓舞
斯世奔走人才也又曰爵祿本是勵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
赴功者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
更加崇獎又曰用兵惟在明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
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此間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
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兀朮因臣僚奏所
賜上功朝廷惟按奏牘功狀以定賞輕重有隨衆從軍而曰保
躬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
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斬獲賊級遂詔兵部中覆奏功不
實之法因論將有賢才之別則謂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
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務安社稷計久遠

遠利害才將湏要駕馭用之當是時也信足乎斯世而舉天下無疑沮之私信足當人心而舉天下無欺誕之弊聖謨洋洋如金科玉條之不易聖子神孫所宜寶爲家法者也

時文警段賞不在於濫予○君臣之間非相酬酢也彼功此賞非爲市道也下以力衛其上上以道御其下上盡其道則下盡其力精神動於戶庭隱微之間而觀感捷於四方九土之遠政事基於語默笑顰之細而從違關於三軍百將之心此則非利也譬之家人焉嚴君正而家道肅僕隸晨夕趨走而漿酒醢肉之感激者其餘也譬之交際焉禮節嚴而恩義浹主賓驩然相愛而幣帛之將特不可以虛拘耳是故賞無重陞視朝廷以爲重輕將無勇怯視朝廷以爲勇怯士無勤

情視朝廷以爲勤惰有國家者誠能洗滌其心以昭平明之治則官府臧否無有異同軍戍萬里如在目睫內庭之險詖不作而干城皆肅肅之夫朝廷之處置得宜而藩臣起畏服之心有不賞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其或名器不免於私授也貨利不免於私殖也政事不免於旁出而威福不免於有所寄也上無儀刑則下有覬覦富貴福澤之柄可獨哉王功尤所當報○周禮一書司勲之職其所掌報功之典厚矣書于太常祭于大烝忠愛一念始終以之然曰勲曰庸曰多曰力不知其幾而周人特以王功爲先者蓋正救君心扶持王室此其功又出於他功之上如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甘盤成王之於周公是也又安得不書於首哉

君臣相與保功○龍蛇一章君子所悲狗兔數語識者憾焉
甚矣功名之難全也噫有田矣蓋君之視臣固不可有始敬
終慢以而臣之保身亦可不無急流勇退之節君臣相處未
能兩盡其義此誅戮竄逐之禍相望於後世也夫當國步多
艱之秋為君者促席而問謀握手而畫計封以大都名城而
不靳啖以厚祿豐爵而不吝迨夫禍亂既平遂起厭薄疑忌
之心小則為介之推不及祿大則為蕭相國之械繫嗟夫天
下無事名為功臣必至屠戮不幸有卒然之警緩急之際誰
實賴之此為君不可無保全之仁也夫欲垂名於竹帛之時
為臣者冒石矢而不辭處風波而自任惕然君之不吾信戚
然君之不吾用迨夫稍有微勞常有要朝廷之心輕則為光

弼之不朝重則爲黥布之怨望嗟夫立人本朝以功名自見
乃臣子之職分其可恃功矜能自貽伊戚耶此人臣不可無
自全之智也嗚呼三代而下駢首就戮不得老死牖下者此
雖其君疑忌之過亦其臣不能脫然自保也歟

結語駢珠

勲高而報厚 汗馬不勞而功叨冊籍
勞大而寵崇 矢石不犯而躬被濃恩

圖於雲臺而像貌儼然 丹書鐵券紀人勲勞
畫於凌雲而精神如在 傑閣圖形聳人觀聽

私昵者黃金橫帶而竦遠者望一級以如天
犯難者印刻復銷而塊守者乃恩榮之沓至

印刻不予徒以失豪傑之心而奚足以增重名器
貂蟬妄續適以啓盜竊之志而奚足以激勵功名

當今獻策

不可予之過厚○夫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氣故能以即墨餘卒破萬乘之燕及其東有澠邑之奉西有
溜上之娛黃金橫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宜其攻狄三月而
不克且名器假人政之亡也今日名實綜核品式備具似已
無畀予之輕或謂三邊諸將爵位多穹恩寵已過驕矜一啓
任使必難疆場多虞棗紅在侯設有緩急何以加勸廟謨沉
深必有操縱駕馭之術有非淺見所能測識者然謹之又謹
合宜置念昔藝祖皇帝賞曹彬江南之功語彬曰今方隅尚
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

取河東止賜錢五十萬其愛惜爵位不妄與人如此惟謹也故予之者不輕惟謹也故受之者不玩不可不察也

厚賞行之以公○賞功之典固貴乎厚用賞之意尤貴乎公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則爵賞之當人以爲榮爵賞之信人以爲感用人之智舍其詐用人之勇去其貪而使功不如使過何憂乎將之不能捐軀而徇節臨邊之民招使戍守而孰不樂從拘係之囚刺充勇敢而自無難御何患乎兵之不能致命而破敵如其用賞之不公則有功者未必盡錄無功者反先獲賞或經營求緩以爲就試之階或泛濫妄申以徇親故之請誠不能不如明問之所慮矣

賞當服人之心○聞之曰役天下者以利服天下者以義夫

祿君之所輕死生士之所重君不捐已之所輕則無以得士之所重是故賞功之典不可廢也然有司必不可廢者此也而君上必不可恃者此也賞之大者爵邑小者金錢等級不一大抵利而已矣操縱以權羸縮以術先後以序鼓舞變化激勵奮銳此爲善用之者而亦不免於窮不善用者其窮滋極無他利固有窮也蓋亦求諸利之外乎親上死長誰無此天趨事赴功見知則悅此人情之所同也惟當有以服其心則一言之溫可以激其義理之勇苟無以服之雖累賜千金亦無以作興事之氣

生意收結當先指縱之臣○雖然虞廷奮庸皋謨冠乎禹功周家中興孝友歸之張仲蓋旌加群工固朝廷之盛典宗崇

大臣尤朝廷之美意夫當三寇之叛既平千里之勝已決于紀之奸迎風而委伏強梁之凶不戰而拘纍蔡州堅壘雪夜清夷山東捷書清畫絡繹於斯時也人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力而不知赫赫師尹發縱指示之功也是以魏之吳起戰功多矣而不得以首田文漢之淮陰勲業富矣而不得以先相國麟閣之畫後武而先博陸淮西之碑劣愬而優晉公策勲於群才歸功於元老自古如斯今之重臣磐石國家者其當先加褒寵云

賞刑不可偏廢○雖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蓋賞罰者馭臣之大柄要不容於偏廢也烹一阿大夫而齊國大治戮一丁公而漢臣知警焉謬不誅孔明何以

用巴蜀何徽不殛世宗何以取三關邇者皇上奮發虜斷風
飛雷厲黃岡安豐之奏捷不決日而爵賞已行蕪陽安慶之
失守不旋踵而典刑已正可謂威福並用而威德兼濟矣觀
聽之下人知畏慕必有舉曉暢兵機之才任招填教閱之責
者誕謾欺罔之習庶其少悛乎歐夷狄之蟲蟲復文武之境
土行收擇將練兵之效執事姑少俟

故事源流

經傳略

易曰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師陸贄

云漢祖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勲
有蕭曹之殊勲房杜之碩績畫戰經略卓乎殊絕猶謂豐沛
故人刀筆之吏諸將不服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

反誼譁訟冤奏議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書禹湯功懋懋賞仲誥周文

王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後蔡虢仲虢叔為文

王卿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左傳成王夏官司勲凡賞輕重視

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戡功

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黜太

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丑曰保庸天穆王命君牙曰乃祖乃

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書君牙平王錫晉

文侯秬鬯圭瓚文侯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

匱石室紀本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申之以冊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年宣帝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蘇武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後漢史

唐太宗圖功臣於烟閣

本紀

皇朝典章

太祖寵待趙曾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曾吾之

社稷臣乎 賜郭進第用筒瓦上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

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實事

先正論建

歐陽脩上仁宗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

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

蔡襄上英宗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
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也今之臣一切務賞
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
勘賦稅皆其職所當為也不優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

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爲也夫歛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爲市道哉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也惟陛下意留

文集菁華

陳傳良云昔者句踐之事吾悲之種與蠡一以越

霸者也而種以留死蠡以去免去之臣像以繫其思留之臣賜其劒焉矣彼一以越霸者矣一日而隙開則生存者之軀不如遁者之遺形日與親之才不如日逝者之塊然空質矣可悲也已雖然越不足道也孝宣之事吾憾之圖于麒麟霍光其冠也而霍光族矣覽其容如覩其臣問其家子孫亡噍類矣其身寵其狀貌赫奕而其鬼餒矣可憾也已嗚呼假王

待問卷之五
之拜淮陰之擒也衛士之置鄼侯之繫也世日益以薄相與
日益外君臣之所以自維其交者日益密而唐虞三代之君
日不可見天下日以難理也已然則柰何曰不盟而信不賂
而喜不歌而樂不留而懷則廢乎其可也

軍賞

附

以核實信必立說

策頭六級少差吏繩以法馮唐以賞太輕而議文帝予馬能
戰薛甲諉鶴衛人以祿不及而拒懿公甚矣鼓舞諸將激勵
三軍爵賞之不可以少靳也昔人謂將不素擇與無將同兵
不素練與無兵同是固然矣然使將雖遴選而賞典之不明
則遲回顧惜遇敵輒避雖有孫吳之智莫爲用也兵雖蒐練
而賞賚之不厚則悞怯退縮望風先遁雖有賁育之勇莫能

令也然則爵賞也者豈非奔走將帥之要術而役使士卒之微機乎昔人固有築一臺而賢者皆歸揖一蛙而勇士畢至者苟有爵賞以勸之則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何憂乎將才之未出亦有一言撫循而軍如挾纊投醪分飲而士知感恩者苟有恩賞以驅之則怯可使勇弱可使強何患乎兵之不精是故金城轉戰而璽書慰勞不於先零之既誅白衣先鋒而金馬賜賚不俟遼東之已定六州忠義一日來歸而百萬緡錢吾弗靳也二軍爭先舟中相指而先濟者吾賞弗吝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爲馭將勵兵之術矣

策段且爵級一差聽者惑也今日事事詳審痛絕奸欺似已厭濫及之患或謂請囑賁緣寄名幕府私情難絕舊習猶存

偏裨下校真能立奇而不克自見妄人庸士尚多僞冒而未
免相蒙昔衛懿公時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是以敗說者謂懿公不明所以
致是惟明也故不可欺惟明也故不妄予尤不可不察也

今有操幕府上功之權而自爲僞凡發縱指示之功非其兄
弟則其平時親密之人僅能驅馳遽云戰勝安坐無與亦曰
運籌甚至宛轉入名例叨醴賞而將士退聽莫敢與校朝廷
亦不敢過而問焉顧獨纖悉於將隊之中可謂失賞之甚矣

事料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武王

誓曰功多有厚賞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並司掌勳
賞地之法戰功曰多禮夏官漢天下既定群臣爭功上以蕭何

功最盛封爲鄧侯上曰夫追殺獸首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如蕭何功人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本高祖已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上見諸將沙中偶語張良曰謀反爾於是先封雍齒張良傳光武建武十三年大享將士班勞策勲功臣增邑本唐德宗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乂王家當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本傳

賞罰

附

以賞罰兼用立說

策頭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賞罰其心則可以勸善懲惡於未萌之先賞罰其身則徒以錄功糾過於已見之後嘗觀夫子作春秋行天子之賞罰一褒一貶見於筆削而亂臣賊子自然無不知喜知懼況有國有家者可

不念哉

策段昔端拱初我太宗皇帝宣諭宰臣呂蒙正曰卿等謹賞罰何憂軍國之不治咸平初我真宗皇帝亦謂宰臣張齊賢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轡不可不謹且賞罰乃人主之柄非臣下所得而專而祖宗必拳拳於其臣者何也要知君明而臣不公則其明有時而難恃臣公而君不明則其公有時而難行必君臨之以至明臣輔之以至公然後賞罰各得其當太宗真宗惟知乎此是以不能無望於輔弼之大臣也有如官箴素謹課最日聞邊閫鎮安威聲風動天子曰可以賞大臣曰可以賞賞之明邪公邪青衫俗吏貪墨自如黃口小兒叫呼無憚天子曰可以罰大臣曰可以罰罰之明邪公

邪患於此必曰無不明矣無不公矣其或善惡不察
是輕有君如此其能國乎喜怒不常而親讎是徇有臣如
其能國乎

且建功立業誰無此心激之則興沮之則敗先王於此而爲
之賞焉怙終習惡誰無是過警之則悛縱之則長先王於此
而爲之罰焉是故賞之則春罰之則秋賞之則榮罰之則辱
賞則躋之於九重之天罰則降之於萬丈之淵賞則草木燁
然而爭輝罰則江山黯然而失色然則賞罰之重也如此非
君之至明臣之至公其何以行之哉

漢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
天下本舜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謂禹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韓陶

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

後賞周人賞罰用爵列

記表

武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洪成

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爵祿予置生奪廢誅

洪

齊威

王召即墨大夫封之禹家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人

人務盡其誠

世燧仲

漢高祖赦季布戮丁公季布傳文帝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貞禹

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贊本朝太

祖乾德五年伐蜀諸將獲罪賞曹彬獨優上曰懲勸國之常

典太宗興國八年上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當功罰

當罪無不治或以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繼

真宗咸平二年謂張齊賢曰賞罰二柄御民銜勒不可不謹

賞或有誤猶或無害若行罰不當人將何告宜重事也

堯大中祥符二年上曰為國之要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

不任情於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

自然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長仁宗嘗曰

治天下者在明賞罰為貴賞不及功罰不及惡何以為國也

徽宗熙寧二年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曰人君御下事要

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則罰者自懲賞者自勸若潛行黜

陟假使皆當惡者必不服善者亦自耻於無名又況賞罰未

盡得實不可不審繼高宗紹興四年沈與求曰賞罰惟至公

可以服天下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趙鼎曰苟為不公則

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親總六

師正賞公示賞罰錄年七年上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

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

錄

孝宗乾道六年

上曰朕本自無賞罰常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而戒之而踈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之十四年上曰上賢不待賞罰自勸勉自知奉法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罰司馬光上英宗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臣願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憎勿廢有懷奸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愛勿赦蘇軾上哲宗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謹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謹

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讐頑狡若不愛惜謹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柄也 司馬溫公云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罰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已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思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 東坡云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

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是刑之威施於刀鋸
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
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
裁也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
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范祖禹
云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
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
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豈必人人而害
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
如運之掌何爲而不成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五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六

國事門

刑法

附

恤刑

赦宥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寬恤刑嚴馭吏○渙發綸音廣宣德意人主之卹刑貴乎寬申飭有司奉行寬憲人主之馭吏貴乎嚴共國家典憲昭如日星不患斯民之玩乎刑詔旨諄勤徒挂牆壁常患郡國之玩乎令苟上有卹刑之仁下無奉法之吏則九重宵旰徒軫淵衷一札絲綸第為文具仁心仁聞未見其能加於民也夫當大化更張之始而誕布惟新之令渙大號於風雷沛洪恩於雨露言語由衷而惻怛辭令示人而坦夷真見

乎斯民之麗於刑辟非其本心哀其情而矜恤之則仁政沾濡之下誰獨無歡欣鼓舞之心故曰人主之恤刑貴乎寬然當人情久玩之餘而申以必行之法九重有寬卹之恩郡國無奉行之實澤壅底而不流民呻吟而莫訴雖以諄復告戒之文再三申警亦特以故常視之則大政方新之始誰復有精白承休之心故曰人主之馭吏貴乎嚴

立法尤貴守法○朝廷不必多立法無變法足矣士大夫不必多議法能守法足矣嗚呼今日之濫刑淹獄皆自士大夫之不守法始朝廷詎可以守法之不堅而遽尤立法之過哉邇者廷紳奏請謂刑獄淹滯濫殺者衆欲申嚴戒敕示以必罰之意是皆廣祖宗立國之仁也推九重好生之德也然而

今日之弊常在於九重有恤刑之仁而郡縣無守法之吏是以寬恤之詔旨雖勤而奉行之實意俱泯朱幡皂蓋甫及下車知有鞭策之能耳而哀矜之念則惻然也銅章墨綬職爲近民知有催科之最耳而撫字之意則泯如也非惟無明刑謹獄之政而稍涉微辜置之以必死非惟無平反三尺之長而獄案淹延一付之吏胥嗟夫金科玉條昭如日星不患斯民之不避法溫辭詔旨徒挂牆壁常患士夫之不守法垂涎於莫夜之金示意於輕重之手則以黷貨而壞法矣牽制於親故之請局促於勢分之臨則以任情而廢法矣如是而欲刑之必濫獄之不淹得乎

稽古偉議

虞周得人奉法○夫有虞之刑期無刑而民用不

犯未必獨皋陶作士惟明克允之功成周之庶獄庶慎而刑措不用亦不必獨司寇蘇公敬爾由獄之效何者一皋陶之明一蘇公之敬亦惟足以及虞周畿內之民安能以徧及天下哉然則虞之無刑周之措刑意者亦虞周之岳牧侯伯同體其君恤刑之心而推行之也然使虞周之君誅求刻剝責辨於岳牧侯伯者無已則岳牧侯伯亦將誅求刻剝於其民民不勝其誅求將羣起而犯有司之法愚知虞周亦難以成無刑措刑之治也觀夫禹貢六典之書而虞周之所以爲貢賦者成法一立毫釐不敢有越夫惟上不急於其吏故吏亦不急於其民此所以成虞周之治也

周人不輕用刑○周人默得此意推其仁於庶獄自虞朝雖

立肉刑預防暴亂每謹畏而不施然不忍妹土之潘酒農穡之荒怠風欲盡其所拘必誅而無赦不過警戒之論非實有所用也當周之初年箕子固授武王以惟辟作威之說矣武王知其矯枉過直而不敢毅然行其說也成王之世實處太平之極鳧鷖之盛既醉之什凡有赤子之在宇內者皞皞如也仁意周流刑罰無枉而司寇蘇公播宣王化不滯不鬱與物融會深有以長王國之本而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從而推廣之然則析言破倖周人必誅而無赦亂名改作周人必誅而無赦左道亂政周人必誅而無赦外是皆君相卿大夫共推是仁朝廷與侯牧共行是仁也

漢唐馭吏恤刑○文帝於後元元年而即有決獄之問太宗

於貞觀初年而施議決罪之誅人知文帝太宗之恤刑者然也而斷獄數百之功幾致刑措之效愚亦以爲發於馭吏之所致夫犯蹕當罪詳加詰難肉辟有刑卽爲詔除其仁民之恩至矣然牧民之吏不能導民於善而罪以不正之法則嚴加責鞭背有刑已爲禁止治獄雖寬猶加覆訊其恤刑之意厚矣而更有深文不能持平則詔皆如律夫恤民之意寬厚惻怛常若春風和氣之襲人御史之詔嚴飭整厲常若秋霜烈日之肅物漢唐致和之成法大槩由此豈非嚴於馭吏乃所以寬於卹刑也

法祖嘉猷祖宗用刑以仁○紹興初廷臣有論及太祖謹獄事者天子慨然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嗟夫五季苛虐人用

愁嘆我太祖一洗而新之立折杖之法寬常刑之典京師鞠
獄改用士人諸郡奏辟覆以刑部法有故縱可罪也而緩其
誅罪有誤入可恕也而重其辟偉哉此堯舜三代之用心也
良法一定萬代遵守立五日一問之法嚴三限限日之制理
官有常職也而置審刑院防姦巧也牧夫有常守也而分提
點官慮冤滯也京輦禁鞠動關裁決亦既勤矣而猶恨不至
州縣榜子呈進深加省視亦云勞矣而猶問所犯本末此太
宗之盛德也重大理判寺之任申守臣恤刑之戒曩者推劾
求升殿取旨今以張詠一言而去之曩者勘鞠詣中書稟意
今與張齊賢共議而戒之雨澤小艱即命䟽決星彗一出隨
理冤濫此真宗之盛典也聽獄疑後輕之言重出入人罪之

戒讀正說之謹罰則曰峻法非善政也讀禮經之緩刑則曰天下皆赤子也獄有稽留無大過也而必致之効自今天下無滯獄矣讞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寘之罪自今天下無冤民矣此又仁宗之仁心仁政也熙寧繫囚冬納薪炭人曰此神宗之仁也君子謂神宗之仁不止是何者試法官以明刑置大理以平獄此至仁之法也元祐勅獄夏供湯沐人曰此哲宗之仁也君子謂哲宗之仁不止是何者刪勅令以從簡慮刑罰之過當此至仁之意也噫累朝之仁若此而況我高宗之不忘舊章者乎切觀其時戒理官以明恕防獄吏之鍛鍊嘗語近臣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未嘗獄一人是言也天地實聞之好生之德不在舜下矣

時文警段犯法不知其由○田里小民瘴身從事不知官府
悍吏叫呼於其門受繫而去漫不知何罪至於刺史縣令之
庭受杖而出得以釋去為幸亦不知被罪為何法向使如成
周之時明示憲禁宣布法令民曉然知上意所在而辟行之
譬若江河易避而難犯民非喪心者孰肯蹈江河而求死亡
後世法令載在令甲藏之有司所以揭示斯民者財利之外
未暇他事毫髮細故動輒犯禁吏又從而舞之民方懼復得
罪何敢與聞某法是豈非孟子所謂罔民者耶

古者立法寬厚○古之立法者無非有以納民於其善故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者正以天下之情為無窮而法之所施為
有極使必操其有限之法以律夫不齊之情而納民於善之

本心漫不可見則天下之情將有出於其法而失其實者先王知乎此故法非徒立也其道則正大而坦夷其意則優柔而和易其深謀遠慮則惟恐民之陷於非辜而無以盡吾仁天下之心也夫豈古人之於法固欲為是之委曲或蓋不如是則寬厚長者之風曷存而操切制御之術亦必有所過則當時之奉法者將有觀感乎我而寬嚴以判矣

名盛而實始衰○三代而上決獄之吏不以名顯三代而下決獄之吏乃以名聞其故何哉蓋其在唐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用不犯於有司而當時為吏又皆明足以盡人之情允足以當人之罪此所以不以名顯也其載於書不過曰皋陶作士而已其在成周仁以宥之義以著之善者怙焉善善

者懼焉刑措不用而當時爲吏者又皆謀之用情弊之用法此所以不以名顯也其載於周官者不過曰司寇掌邦而已降及晚周淫刑如楚子繁刑如齊侯殺人以逞名不見德而唯戮是聞乃始有伯魚之鬻獄魏舒之受賂伯州犂之上下其手間有三言而除三惡如叔向一言而省齊刑如晏嬰則君子必韙而稱之至於西漢張湯杜周之徒不循三尺專以人主意爲獄李唐周興來俊臣之徒澤吻磨牙吞噬組纓人皆不敢以一搖手以悖其意其間或以仁恕爲心斷疑辨枉則君子取之民心悅之史氏從而美之此所以每以名聞也

綺語駢珠

官吏舞文未免出入
械繫囚徒獄犴充斥

州縣械繫多致淹延 文書填遏几閣淹延

古之法簡而天下重於犯法 桎梏魚貫而謬稱獄空

後之法繁而天下輕於犯法 賄賂麋至而託言閑實

畫像不犯特見於利用厚生之時

赭衣半道乃形於頭會箕歛之日

為守令者辨猪灰鷄頭之詐而人皆嘆其神

為監司者察鼠牙雀角之非而人皆感其化

當今獻策 征求重而刑煩○國家賦取於郡縣自承平時此

之前代已為過優南渡以來以用兵為辭隨事增加名目繁

縲不可殫舉幾倍正賦郡縣將何以給乎然此猶濟國家之

乏耳至於仕而未受祿者則有養廉之俸焉仕而已丐閒者

者則有官身之俸焉仕於中都者則有廨役之借焉郡縣又何以給乎然此猶爲人情之不能免耳甚而廚傳不飾則假道者有辭苞苴不至則挾勢者下石丐取未厭則浮遊者騰謗郡縣又何以給乎故凡人之爲郡縣者惟其名藩大鎮未易搖撼者則粗能自立其余則朝不謀夕月不圖歲煎熬迫蹙寧迹無時是以急征橫斂暴取豪奪以苟塞目前之責而不暇顧其事之是非夫惟其苛取之已甚而民有不從於是不得不隨之以嚴刑以求其僅濟矣故今之郡縣其拘囚繫累多或至數千人遠或至歲月者其以他罪蓋甚少也大抵以輸納之不時與夫敷歛之不應者十而六七也是豈皆樂爲蒼鷹乳虎之事哉不如是則無以免已之責也然則朝廷

雖有恤刑之仁又何望於郡縣之推行乎

守令不能奉行○嘗論之九重謹刑之詔固貴乎有寬恤之仁郡國守法之吏尤貴乎有奉行之實切怪比年以來郡縣之間五馬下車惟以鞭算爲能事百里莅政惟以追逮爲善最故於典獄之間非惟無哀矜勿喜之心而稍涉微辜復寘之以必死之憲非無惟平反三尺之意而獄案淹延徒付之於吏胥之手非以任情而壞法則以嗜利而爲姦無怪乎哀矜之意微剥斂之風著見於明詔之諄複也

今日貪酷之弊○今之酷刑者亦甚矣五辭雖聽妄意抑揚三尺雖存私心予奪誅求儻急則寔楚惟恐其緩也賄賂苟迫則桎梏惟恐其寬也民吾同胞疾痛猶已皇上非不戒之

而効者如彼何以使之平其政邪將欲申觀望之戒則撓法者未必盡懲將欲懲姑息之風則弄法者有以籍口無已則有二焉其惟明紹興之黜陟乎紹興中倚法苛虐者重與懲戒平反獄訟者奏議推賞苟能行之則殘民者知所戒而中興之氣象不回吾不信也今之爲貪者則又甚矣謀利之心常在義先徇公之心每在私後苟利於家雖害於國不恤也苟肥其身雖瘠其民不顧也以廉爲本俾良而循皇上非不訓之而貪者如此其何以革其心邪將止行驕怠之戒則墻壁易爲虛文將欲開昭雪之科則倖門未可輕啓無已則有一焉其惟用紹興之法禁乎紹興中枉法自盜者永不叙用坐贓貸死者尚爲寬典信能行此則剥下者知所畏而中興

之根不固吾不信也

生意收結用法者吏之職○抑又論之權時之輕重而制刑

者君之任察民之情僞而用刑者吏之職夫君之於民遠矣利害不可以周知是非不可以臆察欲民之被吾仁歟亦張寬大之網而提其綱於上耳至於推吾仁而被之民固屬之臣也昔者舜無為於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乃皋陶為理之功使舜而不選於衆舉皋陶則四凶之衆不可得而誅也蠻夷猶夏不可得而禁也寇賊姦宄不可得而消也然則俾舜從以治實皋陶善用刑之效也今之司刑者人人自以為皋陶矣抑嘗有皋陶之實乎愚敢以此為司政典獄之責訓廉所以恤刑○雖然訓廉恤刑名雖二而事則一也成周

法則叙計每於吏治加詳張湯深刻不志於刑法而志於食貨是知爲吏而貪者未有用刑之不嚴者也何則笞箠之濫貪實啓之狴犴之枉貪實使之彼方爲妻妾之奉計則珠珍寶玉不峻其法不得也彼方爲宮室之美計則丹楹刻桷不嚴其令不成也彼方爲所識窮乏計則庾廩供張不虐其刑不給也誠使身判棘寺不受賜金得一向敏中何慮乎執法之不公出守端城不持一硯得一包公拯何慮乎爲政之不平是訓廉者又所以爲恤刑之本也有能懷四知之畏而不以獄爲市厲一琴之操而不以法爲奸則爲國家薰泰和之氣象培不拔之根本皆吾致君澤民之業耳愚也願學焉惟執事先生其命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夫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語為政

禮記云刑者制也例者成也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王制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

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然未

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志王者之法猶江河使易避而難犯

後即
顓傳

歷代事實

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書舜
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左

年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

邦國都鄙乃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決旬而斂之

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

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穆王享國百

年耄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其後又作九刑

並通典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

考公初衛鞅變法令

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攜撫秦

法作律九章

本紀

武帝招張湯之屬條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

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二千四

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奸吏因緣爲市

刑法志

唐之刑書

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制爲十有二篇

刑志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元年判大理寺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

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摹印頒天下

太宗淳化二年宋白

等上淳化編敕三十卷上曰其中條目太重滋章煩碎慮難

遵行當別選官酌其輕重

爲

條約乃命蘇易簡再加詳定

仁宗天聖四年重刪定編敕王曾曰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爲不可 明道二

年詔敕令者治世之大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惑何以訓迪天下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

神宗熙寧三年王安石曰刑

名事誠少人習中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斷人罪又不可不盡理上曰湏與選舉擇數人曉刑名者可也於是定議降詔試法官蓋始此蘇哲宗元祐元年詔劉摯王覲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上孝宗乾道六年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敕令所分編類如律與刑統敕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

趙雄奏士大夫少有精於

法者臨時檢閱多爲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聚於一處則

遇事悉見吏不能欺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

訪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條纂別為一書仍冠以序

熙條法事類為名

並聖政

先正論建

司馬光

上

神宗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

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員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 劉摯上哲宗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臣切謂非事多而後法密

也殆法繁而後奸生神宗元豐命有司編敕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反增多餘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之偏而立一法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臣愚以為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

文集菁華

蘇老泉云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

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

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 東坡云夫天下之所謂權
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
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
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 秦
少游云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
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
而已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
名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
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
斧杖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
縣之間有十年不得調者嗚呼欲使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

從法律也豈可得乎

孔文仲云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

如寒暑相代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任刑名東漢明帝擅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矣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召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 淇水云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壞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簡要而治

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

恤刑

以本仁用法立說

策頭仁厚浹民風采勵俗舉不外夫好生之意則人君之心與天一精白承休恪謹奉憲常恐少失夫好生之意則人臣之心與君一夫君以天之心為心則臣當以君之心為心君代天者也如知天心果出於好生則雨露之沾濡此生意也霜雪之摧剥亦此生意也一陽之始復此生意也五陰之終剥亦此生意也人君惟以好生者先立乎其心則若保赤子若護元氣脫不幸去其螟螣之害稼而誅其鯨鯢之醜類者哀矜惻怛生意亦未嘗不周流於其中故曰人君之心與天一臣奉君者也如知君心果出於好生則眚災之肆赦此生

意也元惡之芟夷亦此生意也賞必以春夏此生意也刑必
以秋冬亦此生意也人臣惟以好生者欽承乎其君則上存
國脉下體民命脫不得已而按條若日星之布執法猶金石
之堅憂勤審覈其心亦未始一息泯故曰人臣之心與君一
夫以君之心猶天之心則臣之奉其君猶奉其天也天之生
意且不能不假六子以成其功則君之生意豈無資於群有
司以廣其澤乎

策段君之心既與天一則臣之心當與君一務使好生之意
充滿勃鬱如元氣氤氲於天地間不以威愛間不以上下隔
也否則仁發於淵衷而酷虐行於郡邑之吏惠出於九重而
衷刻刑於都鄙之間執戮者固未必伏辜而偶得於疏釋者

安知非一時之迁就也失入者固未必當罪而間見於平反者亦安知非私意之趣舍也

有善論仁者曰仁者周流於天下之物上焉有國家者以心好之立其本根如元氣蟠結於腹心之內不至於耗竭而不固也下焉有職守者以心體之壯其脉理如元氣通轉於頭目之間不至於痺憊而不運也信斯言也上作而下應內倡而外隨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亦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勃鬱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蹙狹也勤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沮也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易也

事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舜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

外漢文帝除肉刑景帝獄

獄

通鑑

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遂詔罪人無

得鞭背又因悔斬張蘊古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

謂群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間何暇異慮自宜二日五

覆奏決日上食勿進酒肉太常輟教習諸州三覆奏其日亦

疏食

憲宗用刑喜寬仁于頔諷帝用刑帝曰頔欲朕失人

心也

唐刑法志

本朝太祖嘗見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乃嘆曰何近

代法網之密

讀史

太宗曰生民皆朕赤子獄犴之事尤當盡心

如聞遠郡繫囚動淹時序無以申訴深可憫也

讀史

真宗初夏

降詔申警恤刑

長編

仁宗時中書請降詔恤刑上曰比屢下約

束州縣吏其能恤朝廷恤刑之意乎

寶

神宗詔天下係囚貧

乏者冬月權衲衣納薪炭及飲食仍委長吏提舉繼高宗詔曰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紹興四年上曰大抵刑獄以明恕爲先七年上曰獄重事也死者不可復生不可不恤紹興三年奉使魏良臣言虜至天長縣得親筆恤刑詔書墨本語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十一年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稅賦無術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係踰歲何以副朕欽恤之意乎

金聖政

赦宥

附

以施恩不同立說

策題

古者肆赦有定時故赦宥爲仁恩後世肆赦無定時故

赦宥爲濫恩是以眚災肆赦之文見於舜典而三赦三宥之文載於周官以見先王不敢輕於用刑之意亦非數施非時之惠於是刑之足以爲威赦之足以爲德世變日降法令日煩舉首搖足陷於罪戾虛囹之風寥寥不可復見間有賢仁之君思有以惠幸元元於是因非常之事輒推曠蕩之恩故即位既有赦而郊見又有赦由漢以來莫不然矣是非古人宥過之典寧非其惠之濫乎

策段三代旣衰始聞以肆赦爲典然亦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污之餘於是有所沛然洗濯之猶未若今之著以爲常使人皆得以逆知而預料之夫旣可以逆知也則必有僥倖輕犯之心旣可以預料也則必無感激

酬恩之志原其所自豈不在乎國家以常典降赦之失歟
赦有三有赦有大赦有德音德音云者下於赦者也大赦云
者大於常赦者也是三者其定刑有輕重其施恩有厚薄而
好生之德一而已矣然嘗怪古之赦也誓後之赦也嘗古之
赦也簡後之赦也繁古之赦也及一人後之赦也遍天下
不以赦爲恩則赦爲恩以赦爲恩則赦非恩嗟夫聖人之仁
豈赦之能盡赦足以盡仁則仁亦小矣夫聖人之仁若天地
之無不容聖人之法若江河之甚易避以無所不容之仁而
行甚易避之法苟蹈於法而輒宥焉人不吾恩而吾赦亦難
矣

事類彙編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司寇正刑明辟矣

從重衆疑赦之

先有司赦小過

舜流宥

五刑

災肆赦

周成王司寇掌

刺三宥三赦之法

穆王作呂刑曰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宥克之

漢高帝二年赦罪人

施恩德賜民爵

紀本

五年下令曰兵不得休九年萬民與苦甚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

紀本

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鷄及鼓

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門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

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

唐

德宗在奉天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

贊

本朝太宗興國元年合祭天地于圓

丘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

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真

宗祥符

八年上曰朕以盛暑之月每念係囚欲肆恩宥何以爲名王
旦曰今邊郡寧謐黎庶阜安特覃大慶固其宜也上曰朕前
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爲首仁宗天聖七年上曰赦不欲
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四月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編
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謂宰相文彥博曰卿等廣詢民
間利病者爲條目務從寬大稱朕勤恤之意彥博等曰聖意
丁寧恐赦文所載不能具悉上曰朕齋戒以見天地祖宗敷
大號於天下因澄清宿弊所以條於赦令者貴示信萬方耳
續蜀諸葛亮二十餘年赦不妄下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
治亮夫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

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

轡也預無赦之國刑必平

文中

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漢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

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乃循襲而不革失

時宜矣

後荀悅論赦

安帝時王符作述赦一篇曰賊良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贖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古者唯使受命

之君承大亂之極級賊奸究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

之更新非以養奸活罪也

後本

唐太宗正觀二年謂侍臣曰

凡赦惟及不軌之人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

歲再赦

婦兒啞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兇者賊良人我有天下以

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

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謹赦通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六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七

臣道門

士風

卅

奔競恬退

虛偽誠實

戒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心術之壞有三○壞士大夫之心術者有三一則

徇於時之所忌二則徇於勢之所趨三則徇於己之所私自
是而括言囊喪行檢者滔滔皆是蓋一於徇時心術以巧於
避就而壞一於徇勢心術以曲爲奉承而壞一於徇己心術
又以患得患失而壞轅駒仗馬以迎其時之所向奴顏婢態
以伺其勢之所歸捷徑詭途以遂其己之所欲是以獻諛爲
宮闈佞成室闈有阿順上意者矣而叩環大呼冀以感悟者

未聞其人可否一舌菽麥一轅聞有順承風旨者矣而事關廊廟極口肆論者未聞其人甘僕隸之役以媒進供婢妾之奉以梯升聞有競榮要之途者矣而不通私書公介自守者吾未之聞也氣馬橫奔心猿馳驟聞有肆智網以接物競情瀾以處已者矣而不欺一字終身謹守者吾未之聞也心術回邪甚於鬼物言行反覆殆若市人愚不知國家所望於士大夫者謂何而至此邪況今國勢之羸弱如痿人心之憔悴如瘵正當痛身疾首鞠躬盡瘁之日而顧如是邪有人心者宜此焉變矣

變士風致中興○昔李公綱言中興規模先後有序逮及於變士風之說其後詔問群臣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備公條

上六事復拳拳焉以變士風言之蓋邊庭之警急此外患也
士大夫風俗之不振此內患也內患未革則外患何自而弭
內焉精神足以折衝則外焉戰禦不足以爲憂天下事何莫
非士大夫爲之也安平無事而士大夫因仍於弊習未見其
害事變膠轕而士大夫不足倚仗焉天下之事去矣如人一
家不幸見侵於強鄰所恃以幹蠱者群子弟耳相與出力以
營貨業投牒以索占田深徯固鎬以防窺伺未容處之如平
時也否則付家事於悠悠吾見其困於鄰侮而已矣士大夫
視國猶家視君猶父視逆虜之憑陵猶鄰侮也四郊多壘變
故搶攘可不改心易慮以赴事功哉今天下事執岌岌矣又
非建炎紹興此矣向也東南駐蹕寶鼎屹然今不啻缺我金

甌矣向也淮襄川蜀藩籬甚整今則虜闖我門戶矣千里侵疆誰其歸之九重憂顧誰其寬之兵食大經誰其辨治之國勢日萎國脉日困誰其鍼砭而蘇醒之垂紳於朝授鉞於邊析圭儋爵於郡縣者宜於此焉動心矣

稽古偉議風俗移人之害○風俗之壞自不賢者始風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惟能於頽波浸淫之中挺然以身爲俗而不以風俗變其身則夫子所謂不墮穫不充詘不虧其義不更其守者於此可以自信矣自世道溷濁士檢涓喪小智曲學以戕其固有之眞富貴利達以沉其不貲之軀夷吾臧武仲僭奢犯禮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金多下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綬誇蒼頭驢兒陳車馬印綬死權徇貨以詭

庸夫孺子之爲此則平時素無廉耻懷天下之風俗者也若乃口銜清議心動華途剛風變於終朝金石銷於累月直道之氣動於怵迫之情存養之功盡於貪進之念如杜欽谷永輩惟事攻上身不敢忤權要甚至師老儒宗見得忘義學到黃泉而爲竊國柄者作符命身居絳帳而爲陷忠賢者主張裴貪榮餌祿卒之顛倒於奸臣孽子之手此則平時麤知廉耻爲風俗之所移者也

耻之爲品有三○夫子講道於洙泗之間孟軻氏發揮於七篇之書無非論吾身德業之不脩學問之不講躬行不逮於其言則以爲耻巧言而令色匿怨而友人則以爲耻其君未能迎之致敬有禮則以爲耻以至行已有耻斯謂之士而無

耻之耻則又深懲而痛絕之至於伊尹弗能堯舜其君則自視有撻巾之辱伯夷不食不義之粟而甘心爲首陽之餓夫吾故曰上馬者以修身行己未至爲耻至於商山黃綺居於祖龍氏之世而棲遲於茹芝之隱二踈耻列於刑名繩下之朝而脩然有辭祿之請范蠡耻事烏喙之越而五湖之游不崇朝而已逝陶靖節耻屈於鄉里小兒而解綬之志竟賦歸而莫挽數子固非無意於世者惟其愧耻之心不能自己是脩然長往浩然勇去使此心無一毫之累吾故曰次焉者以貪求倖得爲耻若夫中人以下則知利而不知義知進而不知退趑趄囁嚅於勢要之途搖尾乞憐於公卿之門權門如市勢焰可炙則入而不去推而不出爵祿未崇愧見朋友

富貴未極羞見妻挈仰視崇階顯職自思其已之不若不翅如衣敝緼袍而並立於衣狐貉之側羹藜食糲而自處於享八珍之旁此其心術念慮果何如哉吾故曰是乃以爵祿名位之未至為耻者也

法祖嘉猷

我朝士風淳一○祖宗盛時士風淳一把麾西去

琴鶴自隨平蜀東歸圖書同載寡廉鮮耻者無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不植桃李為私門計背公營私者無之事無小大知無不為恭謹謙退未嘗自伐敢於傲誕者誰歟不欺二字終身力行事主一誠白首不易敢於欺罔者誰歟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無真見識安能辨此先正高風皆自心上發源也噫大雅雖亡典刑如故此今日士大夫所當景喬木而弔九

原也

紹興士夫任事○昔我高宗中天立極再造王室而有得於李公綱之說故惟以變革士風爲念以激昂士氣爲先所謂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自今敢有弗迪弗率彈劾以聞者播告之丁寧可見矣趙公鼎乞詔州縣各爲自保之計虜至無得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謂虜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才脩政事密院嘗謂虜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其責望於士大夫爲如何一時文武內外小大之臣亦莫不同心戮力以負荷艱虞爲已任張趙諸公雖或微有扞格而志於爲國則同韓劉諸將分屯拒守而相爲聲援則一未聞其不思叶濟也公准守將堅守孤城往

往奏捷而金虜犯浙之際以一縣令之微猶能率衆以死敵
不聞其規避也治軍器有人治戰艦有人而虜至則戰大率
以少擊衆不聞其張皇也今觀南渡以來逆虜雖驕而中國
不害爲甚強邊靡雖警而中外措置未嘗不如人意茲非上
大夫慷慨任事之功而亦我高宗振刷之力歟

時文警衆當以多事爲念○王事靡盬啓處不遑居多事之
秋者必當以忠直自許王事靡盬畏此簡書居多事之秋者
尤當以廉耻自將非忠則流爲苟且非直則流爲諂佞多
事之秋此乃孔明鞠躬盡力長孺面折廷爭時也而豈苟且
諂佞時乎非廉則失之貪黷非耻則失之奔競噫多事之秋
此又公儀拔葵相魯望之抱關碌碌時也而豈貪黷競奔時

乎爲士夫者亦可悠然而遐思矣

士夫惡習未變○夫何青衫爲盜其貪如狼白晝攫金其猛如虎廉恪自將者有是心乎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多於私後以公勝私者有是心乎以了事爲癡兒以大言爲得體心乎傲誕者安之實敗衄而以勝捷聞實聚劒而以羨餘聞心乎欺國者樂之一自故相怙勢此習蔓延者二三十年甚矣爲士大夫忸怩也柰之何而匪石之心不可轉耶

當以報君爲念○不寧惟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大臣可不以是爲心乎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近臣可不以是爲法乎大惕懼亡恤不相睦群臣可不以是爲念乎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帥臣可不以是爲言乎匈奴未滅何以爲家將臣可不以

是爲志乎審皆若是則內之可以強國家外之可以攘夷狄
格天洗日尚奏其功固不止於輩數者之弊以報其君也呂
範有言今日之事不獨爲將軍計亦爲範計士大夫苟能燕
居深念今何如時譬之同舟共載一物不牢俱受其敗則必
將公爾忘家而無待於人主之訓飭矣

綱語新珠

居其位必思圖其事

精神蝕於簿書期會

食其祿必思圖其報

操守喪於書疏禮文

安於寸分毋躁進以覬遷

寡廉鮮耻無妨仕進

實其議論毋高虛而自詭

悖禮傷道無害入官

州縣勿掌叔令之文

局務各盡於精誠

將帥勿慢朝廷之命

職業各思於脩舉

推賢遜能而一洗文章發擿之態

飽墻間者驕妻妾

明目張膽而痛革脂韋軟熟之風

登龍斷者罔市利

當今獻策當開功名之門○今日之士大夫當天下多事之

時而猶循習天下無事之態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未聞有蕭
望之而借餘烈以自文者多孫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未聞
有孔明而事清談以移晷者多夷甫賊未投首臣無還期未
聞有裴度而交州悔行者多祖尚堅守睢陽蔽遮江淮未聞
有張許而乘障輒敗者多狄山參錯天下萬物吐氣未聞有
元結而推之不去者多謝令嗟夫起觀朝廷萬目睽睽此豈
湖山歌舞之時乎出視邊疆四郊多壘此豈輕裘緩帶之時

乎今欲一洗高枕之陋習勉圖馳騫之新功抑有說乎曰有
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此最今日轉移士大夫之機括也
士夫弊習有三○蓋今士大夫之弊習其患有三而貪黷無
耻苟且欺謾不與焉有不思叶濟之患有臨難規免之患而
又有遇事張皇之患國家多事當如同舟遇風共求有濟而
內焉有牛李相傾之習外焉無廉藺相下之風祇務殖私不
知體國顧今何如時而意見角立如此耶君父有急雖蹈湯
赴火有不容避而願一鄣之乘者未聞悔交州之行者皆是
經營善地文飾他辭顧今何如時而全身遠害如此耶天下
事非有挾山超海之難者皆可力為之而畏聞警急動輒驚
疑不勝吾其左社之憂略無處分已定之筭古人臨事而懼

宜不如此。顧今何如時而可束手待斃耶。嗚呼此吾國家腹心之患。膏肓之疾。倘非大有以滌盪其錮習。振刷其精神。洗濯其汚染。政恐內患未革。則外患殊未歇也。

生意收結處暇處變之說。○我國家無負士大夫於處暇之時。士大夫當無負天子於處變之日。時平無事。膺華秩享美祿。豈徒醉醲飽鮮。櫃金囊帛以終其秩哉。正籍之以爲中流之砥柱。疾風之勁草也。況今內則百度之未釐。外則四郊之多壘。國事如此。誠可痛心。盍亦相與拊勒。鞬輶加救。四牡橫奔之警。而乃泮流蓬轉。整冠正襟。且卻且前。且勇且怯。以之處暇。猶或負國設或處變。禍將若何。噫。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中原未清。有如此水。豈可謂秦無其人。特於心地一轉移耳。

愚也痛士風之不競撫時事而介然極論至此坐政事堂者
謹無忽諸

在大臣與臺諫○雖然士大夫與國同戚休同利害顧可待
於上之人振而起之哉慨邊城之丘墟憤中原之塗炭此正
聞鷄起舞擊楫誓清以功名自見之時奈何憂疑畏縮氣銷
志沮而使人笑吾寂寂也抑可爲今日幸者大臣贊畫待從
詔思辨析是非講明利病不可謂無任責之意臺臣風聞廷
臣露奏明目張膽曾無顧忌不可謂無敢言之風制閫調兵
邊郡列戍多方扞禦屢以捷聞不可謂無敢爲之氣第恐人
心不歸于一而敗乃公事者猶多耳高宗嘗言大臣朕之股
肱臺諫朕之耳目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宜亟以告朕

今之宅端於司彈擊者既明知其弊矣書生復何言

故事流源

經傳格言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易

賈誼云今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

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經傳格言

唐虞俊乂在官百僚師師

書

舜命九官濟濟相遜

和之至也

周文開基西郊雜遘衆賢罔不肅和崇推遜之

風以銷紛爭之訟

鮑

劉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

詩

漢文帝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

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

風流篤厚

刑法志

上林虎園嗇夫口對響應拜爲上林令張釋

之曰何用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口辨而超迁之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辨亡其實帝乃止軾唐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王師旦不署以第曰擢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趙

皇朝典章

真宗朝禮部侍郎楊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

教尤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世謂其知言綱真宗謂宰相曰聞新

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

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

史臺糾察之綱哲宗朝蘇轍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

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

棄以為惡邳正盛衰未有不始於此綱高宗紹興八年上曰

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風俗如此罪在朕躬皆在上者未有以表率之故也 十五年親策試舉人上謂宰相曰亦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朕觀五十年人材皆是仁宗涵養為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才正在養育成就 二十五年詔曰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可戒敕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如有不悛重寘于法 孝宗朝黃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不振上曰君相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 並聖政

先正論 歐陽修上仁宗曰蓋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士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伏

望特降詔書戒敕中外 朱熹言風俗頹靡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相宰近習可通則通近習唯得是求無復廉耻跼端平臣僚奏播告中外聳動觀瞻非訓辭之頑固不足以布宣上意然勸懲善惡旌別淑慝非恩威並行則不足以轉移人心且緊贓鉅萬已行簿錄未幾仍復給還大言誤國敗露已形施行莫盡其罪官爵以干求而得靜退者未必予也議論以虛高相勝失實者未嘗咎也君命之敢違者不誅軍政之失律者不問則紀綱烏得而不隳職業曠弛類多佚罰官曹具位不加責成則事功何由而立黨與交攻不與別白其是非則忌嫉之和何責也波流相靡不與洗滌其腐爛則骯髒

者無怪也。是八者之弊固皆臣子之罪而亦上之人恩過
於褻威失於輕有以召之也。

文集卷之六 范祖禹云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夫士之有耻所以重朝廷也況為天子之相而
可以無耻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汚卒辭
相位可謂知耻者矣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
固寵頑鈍無耻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鄘呂東萊
云自漢及唐以公滅私苟且之風盛於天下如董晉為相史
臣譏其懦弛苟安時則有苟且之相加劉知幾謂牧伯遷代
太速懷苟且之謀時則有苟且之牧如趙景議考課欲格庶
僚苟且之心時則有苟且之吏如劉祥道謂官懷去就而民

尚苟且時則有苟且之民上至於相下至於民莫不趨於苟且則風俗何由而厚乎

文集

士風二 奔競恬退 以當使知愧立說

策頤使士大夫知所畏不若使士大夫知所愧嚴士大夫以法不若勵士大夫以心嗟夫人心就利如水赴下苟有罅隙誰不競奔徑可由也竈可媚也走權門之書者道相踵也事苞苴之權者肩相接也苟可炙乎孰不附炎而清議之臨不暇恤也苟可搖尾孰不乞憐而廉耻之維不服顧也蠅營狗苟趨附百端風俗之弊莫此爲甚而上之人方且設爲法禁以防之不知防之愈嚴而奔之愈甚愚見其有類於世之塞河者是堤也瓠子則河決館陶堤塞館陶則河決平原左奔

右潰莫知所止昔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明乎此則知所以息奔競之術矣

策 嗚呼奔競之名不見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見於衰世末造之餘試自唐虞而觀之命禹以司空則水土以之平命棄以后稷則百穀以之播契爲司徒則五教在所敷皋陶作士則五刑在所服隨舉隨用未始先以意向示之而開之以私也故能絲牽縲連盡皆實用以濟當時之治四凶既去而僥倖者無所容而側陋之賢舉而加諸上位非以其靖退者在所崇乎暨于商周之時有如耕畝之伊摯巖之傅釣渭之呂文章無有也論薦無有也資歷無有也而朝辭草萊暮宅百揆當時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過一斷於湯文高宗心耳

夫奔競之爲患其來非一日矣彼其驅馳夫府寺之門出入乎王公之第趨趨囁囁固亦可厭然使上之人厭薄之抑絕之使天下皆爲恬退則將齊爵祿齊死生齊得喪偃偃然如漆園之爲人主誰與共治哉我思古人孰不欲進以爲朝廷用而烏有所謂奔競恬退之分有如執贄而見者且百人且千人古人且未嘗厭其來之多而求以抑之要亦用舍素明賢否盡當其廣取精選之道固應若此夫是以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詩人從而歌之以彰其求賢用士之盛吁是豈有國者之福哉

後世君子小人雜揉無辨而曰吾將以旌恬退奔競吾恐君子愈甘於退小人不耻於進果何益耶是故不求其實則三

上書於相之門若退之者未易以奔競譬之也徒徇其名則以終南爲仕宦捷徑若盧藏用者蓋不容以恬退目之也人主用人詎可不察諸此

書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莊漢鄒陽上梁

王書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本魏勃欲

見齊相曹參常獨掃齊相舍人門外勃曰願見相無因故爲

子掃門欲以求見本東方朔至公車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

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以千數本張湯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本晉潘岳性輕躁趨世

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本本朝

太宗曰倖門如鼠穴但去其甚者斯可矣帝嘗念躁競之

輩不循理道作七言詩示學士卒章云好事盡輸純直士謾
勞頰舌湧如泉 真宗曰朝行中多奔競之徒妄陳利害紊
惑政事呂端曰狂儉之徒多陳鄙見苟圖進取卜射朝廷扇
成風俗今若澄其弊源則治矣讀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
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公
曰方議知制誥王旦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之耳若復
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 仁宗慶曆四年輔臣奏躁
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
旌人清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
廉遜之風矣 高宗紹興三年詔曰奔競風之不息則朋比

之勢漸成。可制付臺閣糾劾。孝宗淳熙中，臣僚密奏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數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淳熙六年，臣僚言：消奔競之術，非獎崇廉退，殆未見其可也。並國史蘇軾上神宗曰：夫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以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必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為嘆，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東萊云：逮德下衰，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祿輕，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成風，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

馬權在於妃主則爲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獲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調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不奔競上之人既誘天下以奔競乃屑屑然制限年之舉嚴三互之法著崇遜之論多見其無益也然則爲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競勿勸之斯可矣不必罰人之奔競勿賞之斯可矣開其源而塞其流舍其本而齊其末豈不甚可嘆哉

士風三 虛偽誠實 以當戒欺僞立說

策頭 國家以積虛爲畏士大夫猶飾虛爲欺甚矣國家無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忍負人之國家也皇上臨政願治踰二十年大臣更新玩習猶故月正上吉奎畫煥垂內爲大臣百

執事之規，爲監司守令邊閫將臣之告勉圖爾實戒飾爾
虛皇乎休哉！士大夫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生嫠緯孤
忠，敢噤無一語告乎國家。自十數年來，兵虛於尺籍，財虛於
計錄，人才虛於薦剡，民生虛於聚廬，邊庭又虛於保障，空乎
已久，日費揮袖詭誕已深，卒難葺理，積虛甚矣，重以積玩之
習，可乎哉！

策段竊謂君子之途大闢，義理之學大明，莫慶曆元祐若也。
魯公宗道有曰：欺君、臣子之大罪，只此一語終身行之遇事
奮發無所回避，朝廷恃以尊安自是而後，相師成風，富范歐
陽司馬其學皆自不欺始。富公馳單車使不測之虜，二字之
爭節，柴凜凜與霜氣爭嚴，范公周旋兵間，屢與虜競而使西

賊有破膽之謠歐公司馬公立朝則天下之士以通經學古
為高濟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是數君子者義理之日
星也氣節之標的也表倡風俗而化風俗之和風甘雨也
斯時也坐廟堂者極目阡陌危懷靡敝益圖宏濟艱難之實
可也或者巧於支吾不思急着類多苟且祇取具文大臣當
國始駕虛以扶持矣綴班行者指陳弊源梳剔積蠹益盡振
飭事功之實可也或者習於蒙蔽懼乖風旨務為循嘿慮發
衷私百爾執事始憑虛以奉承矣以至擁節麾者名為利民
實則蠹民所謂承流宣化非虛乎守封疆者名為禦寇實則
饒寇所謂折衝禦侮非虛乎悠悠歲月長此安窮泛泛心情
交相為誑不知士大夫之心安乎否乎國家正坐積虛之可

畏士大夫飾虛以爲欺乎

事

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周

鼎出皆詐也

前志

李父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

隱其敗更以捷聞

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

雨雖多不害稼也

金通鑑

本朝仁宗嘉祐間胡宿曰宿以誠事

上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

劉安世少師司馬光旣仕請

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光曰自

不妄語始事晁無咎曰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

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耳

韓魏公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

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

門人從公數年紀公言行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趙清獻

公夜必擎香默禱若有秘祝者客問公公曰吾自少晝日所
爲夜必哀歛奏知上帝 寇忠愍年方十九舉進士或教公
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邪雖行 魯宗道易服入仁和肆
真宗召使與公約曰當以何事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
臣子之大罪結行 賈黯初登第范仲淹知鄧州黯謝仲淹曰
黠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惟在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
每以語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

士風四 戒敕

以當化其心立說

策頭愚聞之曰變士風當自正身過始正身過當自化心過
始就二者而權衡之身過易救心過難防其過在身雖四知
或可知畏其過在心有三尺所不能閑何者世道當積玩之

餘治化更作新之後有邦卿士儆以三風官府羣吏弊之六
計士大夫於是翻然曰雅好琴書當如歐永叔不通私問當
如劉器之事無不為當如韓稚圭之勇至誠不妄當如司馬
君實之誨蓋警動方新或可揉為君子之超詔告未應或可
以變名利之習一沐浴振刷之而精神已爽然矣是之謂易
然而舊染漸漬之既久新功感化之未深衆醉獨醒能幾何
人齊傳楚咻比比皆是士大夫盍相訓誥曰貪黷無廢何可
為王晉卿奔競好進何可為張師德純意國事何可不味王
考先之言入仕欺君何可不守鄭介夫之誨蓋方寸雖微義
理之精所會一念微差天地之鑒實臨自非芟夷溫崇之愚
恐病根之未盡也是之謂難

策頭有商盛時以禮制心之道作興于上而居官蒞職者周旋于經制之中固不待上之人維持戒敕之嚴也酣歌恒舞姑爲有位之防貨色游畋預致淫風之戒此蓋立禮之大防而救其末也蓋至于周不惟教中以防僞而入柄詔王所謂誅以馭其罪凜然秋霜烈日之嚴矣當是之時百僚庶尹罔湏于酒而以欲敗度者無有也無載爾僞而以私壞法者無有也然則禮以防其微而士大夫操履之純正者初無用乎法法以制其流而士大夫畏威而寡過者自默循乎理蓋出乎彼則入乎此入乎此則出乎彼也

嗚呼忠直廉耻人心誰無而況儋爵名士大夫委質爲臣何惜捐軀正色立朝何忍獻諛國計未辦奚貴苞苴國步未寧

奚奔勢凌騰機棘矣云何其吁有人心者念及此乎掄塞警
秋狼烽徹夜甲兵屢問酬應莫暇今何時哉而猶苟且皇路
險巇風濤未定大聲疾呼警聾破聵今何時哉而猶諂佞野
有遺才陸沈錙伏民無餘力醫瘡剜肉今何時哉奔競貪黷
嗟今之時亦云孔棘為士大夫胡不用急忠直不明廉耻不
飾鄧禹九原笑人寂寂我皇英明臺網振職我士大夫亦宜
體國汝母苟且苟且必謫女母諂佞諂佞必斥汝母貪黷貪
黷必劾汝母奔競奔競必抑居今不圖悔後奚及母為趙孟
朝不謀之母為江左調戲酒食同舟遇風均當戮力一言蔽
之廉耻忠直嗚呼噫嘻今時何時宏濟艱難舍汝其誰易玩
為勤廩廩坐糜諛為轉鯁言無詭隨凜凜清風我思伯夷十

年不調我思釋之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有官君子欽乃攸司

文帝詔吾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本景帝詔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賄為

市明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史武帝詔仁行而從善義

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

矯虐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本宣帝詔曰朕

惟百姓失職不瞻吏或管私煩擾不顧厥咎又詔今吏或

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

其中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御史疑非實者

按之本朝真宗曰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

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人誠不

可長乃命降詔申飭御史臺糾察之繼仁宗嘉祐詔曰在位之人以飾詐矯激爲智以樂分安節爲迂宜深詔執事以遏輕浮之風其詭激辨巧敢涉朋比者必罰高宗曰臣下持祿養交之風尚存談空說有之俗不革令御史臺督察其陰相黨附者重寘朝憲以孝宗隆興元年進呈手詔頗聞中外士大夫不安義分希進苟求多事造請執政大臣宜諭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謁等事上曰賓客固不可不見但不當以此廢事有干求之請卿等宜有以戒之聖端平臣僚奏昔伊訓一篇酣歌遊畋之風比頑遠德之風其告于有位者甚悉必先之以官刑之儆周官一篇利口荒政之戒作僞不和之戒其聖正治官者甚詳必首之以黜陟之明此有商克宅

三俊之用所以丕式見德而周官立政之事所以無非吉士
人常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七